

The background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. It depicts a large, multi-tiered architectural complex, likely a palace or temple, with red walls and dark tiled roofs. The complex is situated on a hillside, with a prominent staircase leading up to the main entrance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 are dark, gnarled trees and rocky terrain. The background shows rolling hills and a pale sky with a small white circle, possibly representing the moon. A large, vertical red banner with a decorative border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center of the painting, containing the title in white characters.

闖

關

**(青)新登字 001 号**

**责任编辑：康 英**

**封面设计：环 玉**

**关 关 (上)**

**(台湾)古 龙**

**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**

**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**

**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**

**787×1092 毫米 1/32 12.5 印张 2 插页 69 万字**

**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**

**印数：1—10000**

**ISBN7-225-00964-8/I·161**

**定价：10.60 元(全三册 29.80 元)**

“几行归雁尽，念尔独何处，暮雨呼相失，寒塘欲下迟……”

正是阳春三月的时候，杨柳新绿，燕子剪水，鸟语花香，景色宜人。如此春暖花开季节，恰是仕女们游春的好时候，路上车水马龙，行人如织，大有山阴道上之感，唯独在嵩山之麓，有一位十一二岁的牧童，赶着一群羊，在放牧。

此时羊群正在风和日丽的阳光下啃着嫩绿的青草，牧童独坐石上，两眼痴痴呆呆望着远方，口中喃喃吟诵着糊涂的五言诗——孤雁。

粗看起来，这牧童宛似临风吟咏，悠游自得的样子，细加审视，则见其身穿一件白软缎长衫，虽不破旧，可是非常肮脏，与他那生得聪明俊秀的面庞和身材，实在有点不称，同时双眉深锁，面有菜色，毫无一般儿童应有的那份活泼生气。

但这牧童为什么在此良好季节，和春光明媚的天气里，在独自吟哦伤感呢？

□ □ □

说起来，这牧童实在大有来头，他乃前御史大夫白鹏

程之独生子，名唤瑞麟，白鹏程于十五年前，当过济南府知府。

当时济南府接连不断的发生了几件大盗案，曾轰动一时，人心惶惶不安，后曾同官军捕役缉拿，卒将盗魁名花脸狼者予以缉获，问成死罪处斩。

但另一盗徒名金钱豹者，则被其逃逸，当时虽画图绘形行文各省缉捕，但终无消息，及后白鹏程由于政绩裴著，被调升为御史大夫，因为官清正，直言敢谏，故得罪当权，无奈告老隐居江南鱼米之乡的常州城外。

白御史自隐居之后，即杜门谢客，每日除在家饮酒赋诗之外，就是课子读书，既使邻里乡党间，也很少往来。

白鹏程同年已过六铤，膝下仅有瑞麟这个孩子，现已年长十二岁，天资过人，聪明伶俐。

一日天刚亮，即见瑞麟兴高采烈，蹦蹦跳跳的向父母房中跑来，见了面即跪下叩头，并口称：“父母亲大人安好。”

老夫人慈祥而关切的道：“麟儿，今日为何起得这样早？”

瑞麟当即禀道：“儿子日前应两位同窗之邀，欲往姑苏城中游玩，特来叩禀大人。”

老夫人回顾身旁的丫头，吩咐道：“静雯，快去给少爷准备早点。”

那丫头应了一声：“是”，即向厨房中跑去。

旋即瑞来一碗莲子汤和几样细点放在桌上，并恭身禀道：“请少爷用早点。”

白御史在旁边道：“静雯，去请你忠叔来。”

旋见进来一样鬓发皆白的老者，向白御史叩禀道：“老奴给大人请安。”

白御史道：“速来准备马匹，随同少爷到苏州去，但记住，不要在外生事。”

老管家应了一声“是”自去准备马匹而去。

原来这位老管家，名唤白忠，自幼即在白家为仆，随白家已数十年，自白御史归隐后，即为白家的管家，但白家的下人们连瑞麟在内，均称他为忠叔，而不以下人待。

瑞麟于早饭后，即随同白忠往姑苏城中而去。

什么事，就是那么凑巧，因为瑞麟此次到苏州去，才免却一大劫难，同时也给白家留下一条根苗，也给本书提供了题材，今后的故事发展就在他的身上产生出来。



在瑞麟赴苏州的当晚，约三更天气，白御史偕同夫人在厅中饮酒吟哦，静雯在旁随待。

突然家中养的花狗一声怒吼，但旋即寂然！

白夫人对此终觉有点突然，可是白御史吟哦如故，丝毫不以为意，白夫人也就安之若素了。

忽然，门口闯进来三个持刀黑衣大汉，进门来不分青红皂白即将静雯杀死，白夫人吓得一声尖叫，两腿一软瘫痪在下，象一堆泥一般。

男人毕竟胆量壮些，白御史当即站起身来喝道：“这还得了，黑夜无故持刀杀人，难道不畏王法吗？”

为首的一个黑衣大汉，生的浓眉大眼，满脸落腮胡子，嘿嘿一声冷笑沉声道：“大爷手中钢刀是王法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御史夫人明白吗？”

“你是何人，竟如此目无法纪。”

“大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人称金钱豹胡良。”

“我与尔等何仇？若说得明白，尚可饶你们不死。”

突听同来的两位大汉同声说道：“堂主，你与他还罗嗦什么？赶快宰掉算啦。”

金钱豹胡良道：“兄弟们别急，这老狗死也让他死得明白些。”继又转向白御史以调侃的语气道：“我的御史大人，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十五年前济南府的事件，尚记得否？”

“啊！……”

白御史吃惊的“啊！……”了一声，下面的话尚未说出来，即见那金钱豹胡良将刀一举，如斩瓜切菜一般一刀一个将那白御史和夫人杀死。

那同来的两名在汉，如同一阵风似的，分别扑向前后院去，紧接着，便听到一声声的惨叫自前后院传来，给这静寂的深夜凭添无比的恐怖气氛！

旋见一片火光冲天而起，金蛇乱舞，浓烟弥空，一座三节深院的琼楼玉宇，霎时，片瓦无存，全家廿余口，悉遭惨杀！

试想，这般恶魔，向以杀人为常事，尤其现在对这些身无武功的老弱妇孺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，不费吹灰之力便予解决。

及同村中的人发觉赶来，火势已成，贼人已杳，只有同表叹息，怨苍天无眼而已！



由苏州往常州的官道上，于日方过午时分走来了两人两骑，前头走的是枣红色，马上骑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，身穿白软缎长衫，腰束一身蓝带，面罩一件红绒呢披风，头上尚梳了两个相子结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聪明伶俐，活泼天真，宛如天上金童下凡一般，实是令人喜爱。

后面跟的黑马上，骑一位年约七十的老者，身穿一件黑色长衫，腰束一条白带，须发俱白，满脸皱纹，正代表他饱经风霜之色。

两匹马的得的得……徐徐的向常州走来，那位少年不时东张西望，左顾右盼，时而引吭高歌，时而低头沉思，时而点头浅笑，时而秀目深锁，各种表情不时在变幻着。

突然那少年回顾老者道：“忠叔，昨晚我们未回来，你说爸会责备吗？”

“不会的，少爷。”老者以宽慰的语气回答少年道：“同学们留下夜宴，这是常事，从前老爷读书时，往往在同学家中，一住几天都不回家呢！”

那少年天真的一笑，瞬即不耐烦的道：“下次不来啦！这些人之中，除了陈举人之子陈礼让，尚有几分才学外，余均是油头粉脸，满身纨裤之气，看到都有些讨厌。”

这句话好象启发了老人家的牢骚，听他接着道：“少爷的话，一点不错，一般富贵人家的弟子，有几个是真正的

读书，他们每天除吃喝玩乐之外，便是女人，闲来就附庸风雅，之乎也者一大篇。”

“哼！”少年突然哼了一声。

老者似已发觉自己的话，有了语病，赶紧加以修正的说道：“只有我家老爷，自隐居后即杜绝一切应酬，天天逼着少爷读书。”

少年颜色稍霁，那老者又继续道：“真正读书的不是没有，只是太少罢了，实在不能怪他们，因为目前习尚如此，真正有才学的人，并不一定能匡扶社稷，象我家老爷，就是不能顺乎环境，而一怒归隐的，可是胸无点墨，专门趋炎附势的人，反而青云直上……”

老者的牢骚尚未完，那少年就不耐烦的说道：“忠叔，你的唠叨有个完没有？”

说着，“啪”的一鞭那匹枣红马一溜烟往前跑去。

老者摇摇头，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，伤感的道：“唉！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也策马从后面追去。

这红马上的少年，正是白御史的儿子白瑞麟，后面跟的老者，就是白家的老管家白忠，他们昨日往苏州游玩，现在才返回常州来。



白御史府门前，正围着一大堆人，不少三班衙役穿梭其间，仵作人等也正在忙着验尸，忽听人群中惊叫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那不是白家少爷吗？”

这一声喊叫，众人的视线，不约而同的，齐注视着来



人，均投以惊奇的目光。

旋见白瑞麟骑着一匹红马，冲破人群，直向白府门前而来，他看这些人群，一脸茫然之色，觉得他们在干什么。

紧跟着白忠骑着一匹黑马，也自后面追来，当他看到这多人时，显然有些慌张，他来到门前，即翻身下马，迅即上前将白瑞麟抱下马来，很快即向门内走去。

白瑞麟一蹦三跳的走进大门，两只眼睛便愣愣的呆了，看一残垣败壁，还以为是走错了门，这哪是平素整洁的家。

当他看到一具具模糊的尸体，吓的一声惊叫，紧躲在白忠身后，浑身直发抖。

即是见多识广的白忠，也被这突然的情形弄呆了，木讷得说不出一句话来，站在那里活象个木头人，楞楞的，两眼直望着瓦砾堆出神。

蓦地，由人丛中走来一位公门中人，向白忠抱拳一礼道：“白总管，我们老爷有请。”

白忠点点头，拉着白瑞麟，随同那人走去。

走进花园门口，即看到了那里放了一张方桌，桌后坐着一位穿官服的官员，两旁站立不少公门中人，这种场面白忠可见的多了，从前随老爷在京中，还不是天天和这些人打交道，所以白忠一见，即忙匍匐在地道：“参见知府大人！”

陈知府微微欠身道：“白管家免礼，请起回话。”

白忠又叩了个头，应声“遵命”，即站起身来，肃立一旁。

陈知府道：“白府昨夜情形你知道吗？”

白忠道：“小人一概不知。”

陈知府道：“你知少爷何往？”

白忠即把自昨日离家的情形，据实一一回禀，并向陈知府问道：“但不知我家老爷和夫人现在何处？”

陈知府“哦”了一声，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用手向花园中一指道：“现在花园养心亭中，但不幸两位老人家均已同时罹难。”

白忠听说老爷和夫人同时罹难，当即两眼发直，竟然晕了过去，但经陈知府所带人役，迅予推拿，良久，始悠悠转醒。

陈知府长叹一声，流下两行清泪。

白瑞麟闻说父母罹难时，即挣脱白忠的手，一溜烟向花园中跑去。



白府的花园，占地颇广，“养心亭”位于花园正中间，现在亭中正停放着两口红漆棺木，既无人守孝，也无人替死者焚化冥纸，仅有两名夫役冷清的看护着。

白瑞麟跑进养心亭，气者未喘过来，就“爸妈”一声，竟闭气过去。

这可慌坏了两名守护役夫，一名予以照顾，一名忙即跑去结结巴巴的向知府大人禀道：“启……禀大……大人……不……不好了…白…少…少爷…也完…完…啦！”

陈知府一听，头皮也发起炸来，这还得了，光天化日

这下，竟敢继续行凶，慌忙率领捕快衙役，向养心亭赶来，尚未进亭，就遥见白忠涕泪滂沱紧抱着白瑞麟嚎啕痛哭！

原来这白忠转醒之后，迅速也向养心亭跑来，看到少爷眼睁得很大，浑身直挺，鼻息毫无，于是就抱起白瑞麟一面呼唤，一面嚎啕痛哭。

陈知府慌慌张张的赶到，忙向白忠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白忠老泪纵横的道：“少爷晕过去了。”

陈知府始喘了口气，忙命人速予救治。

久久，白瑞麟喘过气来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挣脱白忠怀抱，呼天呼地的抚棺痛哭起来。

陈知府和同来役人，目睹此情，不免一掬同情之泪，尤其陈知府，若非碍于官场的限制，真会嚎啕一阵。

原来这陈知府，名善政，系二甲进士出身，也是白御史的门生，屡受白鹏程的提携，始出任常州府知府，由于为人清廉自守，所以政绩不恶。

当白御史告老之初，也常在白府走动，嗣因白御史杜门谢客，故近两年来，渐少往来。

今早，天尚未亮，即接获乡约地保们的紧急禀报，说是白御史全家被杀的鸡犬不留，房舍也被焚毁净光，凶手亦逃逸无踪。

这一下子，可把他吓的魂飞魄散，这还得了，在自己的管治下，竟然发生了这样大的人命案件，这不是反了吗？而且还是朝中官员，我看这点小小前程恐怕难保了。

当即派遣飞骑向上宪报告，并请缉拿真凶外，自己则

率领三班衙役，大小捕快，佯作等；向御史府而来。

到了白府，刚进大门，即在印门的照壁上发现一块白布，上面写着“为官者戒”四个大字，下面仅画着一具骷髅头，其余便无任何发现。

陈知府正面对着四个字在沉思，便听一旁的捕头王贵禀道：“启禀大人，由此情形看来，可能系江湖上仇杀案件。”

“江湖仇杀！”陈知府惊诧的道：“可是白御史非江湖人物？”

“小的也是这样猜想。”王贵继续分析道：“不过依据这些死者的致命伤口看来，凶手不惟是江湖人物，而且来的还都是些高手呢！”

这王贵不愧能在常州府混上一名捕头差使，虽然论武功可说是稀松平常，但对于三教九流一般见识，确有其过人之处，尤其对于事理的分析很细心，往往常能一言中的，故陈知府对他也依为股肱。

他自随陈知府来到白府之后，就先在前后院中巡视了一遍，除被火烧焦尸体，无法辨认之外，至前后院中死者的确均是做了鞭下之鬼，因见其被笨重兵器击毙，或点上死穴致命。

至于厅中的三个尸体，具被火烧的模糊不清，几经辨认，即由其尸下贴地的片段衣襟上，确定其为白御史和夫人。

陈知府为念知遇之恩，待命人买来两口上等棺木，先将白御史和夫人予以装殓，停放在养心亭中。

但在瓦砖堆中几经寻觅，均未能发现白家少爷的尸体，在孙知府的想法，觉得白家少爷不是被掳去便是被别人救去了。

直到午后，始将一具具的尸体搬往院内集中，由仵作们填好验单，便准备落案回府，突听围观的人群中，一阵惊异嚷叫，说是白家少爷和白忠一同回来了。

陈知府心中一喜，在他那深锁的眉峰中，也展出一些笑容来，觉得本案可能有点眉目了，忙命人请白忠来问话。

可是待询问之后，这一线的希望又破灭了，但好在本案总是有了苦主，将来也好出面追查，且私心暗自庆幸道：“苍天总算有眼，给恩师留下一条根苗。”



今见白忠和白瑞麟的悲惨情形，就是铁石人，也会为之酸鼻，而况他还和白御史有一段渊源！自不免陪同流下几行泪来，但仅哭也不能解决问题，于是便强忍住内心悲痛，向白忠劝慰道：“白管家，事已至此，望祈节哀顺变，本府暂派王捕头率领人役十名，在此帮助办理后事，同时由本府先垫拨纹银五千两，给死者买办衣廓，先使死者入土为安，逃逸匪徒，本府自当奏请上宪行文各省缉拿法办。”

白忠忙即叩头道：“小人代我家少爷谢谢大人恩典。”

陈知府忙将白忠拉起，诚挚的道：“白管家不必多礼，本府和白御史的关系，想白管家也很清楚，在他老人生前，未能常来定省，已感愧咎难安，而况本案正发生在本府治下，自惭照顾未周，尚请白管家原宥……”

陈知府说到此，沉思有顷，看了一下正在嚎啕痛哭的白瑞麟，以询问的目光向白忠：“至于少爷，为免发生意外，本府意欲带回保护，不知白管家意下如何？”

白忠道：“少爷能由大人保护，小人自是无尚感激，只是此事尚须待小人和少爷相商后，始能决定。”

陈知府点点头道：“如此本府在花园门口相候。”

白忠恭送陈知府去后，方把陈知府之意转告白瑞麟。

白瑞麟坚决的道：“父母尸体未寒，为人子者，岂可弃他而去。”

“少爷，不……”

白忠本要说不要太任性，但上面的话尚未出口，白瑞麟即不耐烦的道：“忠频，我意已决，不必再说了。”

白忠无可奈何的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到花园门口将白瑞麟之意，转告陈知府。

“我何尝不知此礼，但情势不同，事可从权呀！”陈知府焦急不悦地述说着。

白忠惶恐的道：“少爷是少年心性，尚望大人万勿误会。”

陈知府面色转霁道：“我并不是怪罪，只是为你们主仆担心罢了。”

白忠惶恐的道“大人对我们主仆的爱护，残存具感。”

“这样好了，”陈知府沉思有顷，转向王贵吩咐道：“速挑选干练之人卅名，留此保护白少爷，若有差弛，唯你是问，其余人等，随我回府。”

王贵遵照吩咐，不时办理完毕回报。

陈知府当即回府，连夜差遣火骑将情稟报上宪备案，并行文各州城府县，严缉凶徒归案。

你想，衙门中的一般捕快，仅可捉拿一些鸡鸣狗盗之流，对于江湖大盗，不唯无此能力，且均抱着不惹为妙的心理，所以陈知府虽行文各省缉拿，也不过是徒具虚文，应付故事而已，况且凶徒为谁？相貌如何？是老是少？是男是女不仅行文中无法叙明，就连陈知府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其他更不用说了。

□ □ □

白忠一生都随着白御史在衙门中混生活，当然，对此中窍门更不陌生，所以陈知府对他们的关怀，只有内存感激而已。

同时他也深知，对付江湖人物，衙门中也无此能力，因之，白瑞麟不愿随陈知府同去，也就不深加劝说，因为匪徒们要想暂草除根，即使深藏知府衙门中，也照样躲不过，否则的话，就在有中，也同样不会再有凶险。

这一着，还真给白忠猜中了一半去。

要知当晚来参与本案的凶徒，仅系枯骨的追魂堂堂主“金钱豹胡良”，及其手下的两位香主“追魂鞭黎玉”和“钩魂刀蓝立”等三人。

他们是奉白骨魔君之命，往武夷山有事而返途经常州，听说白鹏程在此隐居，便勾起了金钱豹胡良的旧恨，于是便在常州府停留半日，先到白府巡视一遍，并打听到白府

中尽是一些老弱妇孺，连一般的护院武师具无，觉得做此案不必耗费很大精神，于是便连夜作案，返回白虎堡而去，假使他们事先有了准备，焉有白瑞麟的命在。

同时，这完全是金钱豹胡良的私人仇恨，帮主白骨魔君并不知情，而且这件案子金豹胡良也不愿让主知晓，但其唯一的错处，就是临行时留下了白骨帮的标记，到后来弄得白骨帮土崩瓦解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

且说老仆白忠，有王贵等人之助，很快于第三日已将诸事料理完毕，并在白御史的坟上筑了一座坟垣，又在前院搭盖了几间茅屋临时居住。过了数日，看无什么动静，王贵等人便均回知府衙门而去。

白瑞麟在这几日中，除前几天不住的啼丧外，近来是不言不笑，整日痴呆呆象木头人一样。

突然，一天早上起来，白忠看不到了少爷白瑞麟时，以为是到外面散步去了，及至整理东西时，始在枕头边发现一封信，当即不免有点愕然，查视之下，见是少爷留人给自己的。

这时他已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忙用颤抖着手抽出细看，只见上面潦草的写着：“忠叔：我走了，此去天涯海角，也要访仇人踪迹，此仇不报，枉为人子，父母芦墓，烦你老人家多加照管。”下面的落款是白瑞麟留。

这一来，真是如雷贯顶，错愕不知所以！

白忠把信看了一半，已是老泪纵横，及至看完竟然泣



不成声，他唯一希望所寄的少爷，现在也舍了而去，怎不令这位忠心耿耿的老仆悲伤怅惘呢！

而且少爷过于年轻，仇人又不知是谁，究竟他会到什么地方去找？事已至此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

原来白瑞麟自父母埋葬之后，即每日想着心事。他想到常听说，天下能人奇士很多，因之他对于飞仙剑侠之流，非常向往。

家中突遭变故，使他想起了那些剑客侠士，便下定决心，要去找他们学习武艺，好替父母报仇，同时，他又想到，此事若使白忠知道，一定不让他去独闯，于是便使他想到留书出走之举。

他的出走，并无一定的目的地，所以自离开家后，便顺着官道往西走去，行至中午，也不过走了二十余里。

到了一个小村庄，两腿已经发起软来，便坐在街上休息，再看这个村庄内，仅有一家饭店，生意倒也不坏，这时正是吃午饭时间，门口进进出出的客人络绎不绝，自己腹中也是饥肠辘辘，看到别人吃饭，自己也跟着流起口水来，便昂然走进去了一个座位，唤来堂馆，叫了一碗面食，吃毕，也未打招呼，便起身而去。

忽然，被常信一把抓住，喝道：“小鬼，怎么吃过就溜，我们在此是舍饭的吗？”

白瑞麟被人一抓，当时怔住，后看堂信恶狠狠的样子，心想“我也没有得罪你呀？难道说吃饭也有错吗？”